

不动声色的联合国第一夫人柳淳泽

5

热点关注



【美】汤姆·普雷特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,影响着世界政局。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,但在原则面前,绝不让步。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,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。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,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。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,汤姆·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有人可能认为潘基文生活在“金銮殿”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潘基文没有自己的专机,大多数时间他要乘航班旅行,有时还坐经济舱。

清瘦的潘基文似乎总是马不停蹄。次日,周五傍晚,他还将动身,照理说,在一周里的这一天要逐渐放松下来才是,但潘基文还在等待他的第三阵风,他在想自己对乌尔都语几乎一无所知。

柳淳泽走进书房。她是中等身材、腰板挺拔的韩国女子,神态极为镇定。她的头发绾到脑后,梳成一个发髻,宽松的布面长裙拖到脚面,素底淡花,如此挑选面料即使在夏季里也足以抵挡曼哈顿的潮湿。她的目光似乎马上就能把所有的东西收进去,但又留下跋扈的痕迹。

“晚饭,有人吗?”潘夫人问。她同意和我们一同在亲亲饭店吃晚饭。她坐下身来,座位离我们不远。

我望着潘基文:“不要说我粗俗,如何回答请你决定。请说说你和这位女子的关系,成年之后你就与她一同生活。我是指你回家之后,之前你被记者狠批一痛,或者手下人弄得一团糟,或者你陷入困境她帮助你,还是不理你,她对你的办公室不闻不问,还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?结果又怎样?”

潘夫人静静地坐在我的右侧。2006年12月我与她初次相见,当时潘基文接替科菲·安南成为秘书长。在空穴般的联大总部里,我夫人和我被安排在左侧来宾的座位上,右边远处的中央是演讲台。我们前面是高大的南妮和她的丈夫科菲·安南,安南进来之后坐在南妮身旁,我妻子安德利娅(从未见过安南真人)见我后脱口说道:“哦我的神呀……这不是狮子王嘛。”

安南夫妇和潘基文夫妇的仪态大不相同,这对我妻子来说是无所所谓的,她对这些并不在意。我妻子是

在好莱坞长大的,所以对媒体追逐的个人魅力向来没好感。但她在那一刻马上明白了,在潘基文履职前,魅力大小将给潘基文夫妇带来麻烦这是现代媒体时代严峻的事实。

潘基文说:“让我说妻子的特点,她真的拥有并实践一位女子理想的品德。尤其是亚洲文化,她在家庭角色上表现出的品德;至少在我这一代人里,我妻子首先是很顾家的。如我们所说的,淳泽是位聪明的女子,是贤妻良母,而且她为人还很宽容。”

“宽容你发疯的生活方式吗?”

“是的,说得对。”

潘夫人轻轻一笑。很难想象这位昔日的韩国图书馆馆员能大声说话。我说:“因为你总不在身边!”她又笑了。潘基文对我的话未做评价:“说她宽容,是因为她能理解别人,她很少表达自己的情感,她总是一等再等,然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所以她总是尊重我的工作,一般我们很少讨论办公室发生的事……几乎没有过,有趣的闲话不在此列!”

我接过话来:“比如谁离婚了,或哪位来自亚洲重要国家的大使喝高了,等等。”潘基文避开我的目光,没有指名道姓地讲下去:“我们也要说说话,但因为我忙得分身乏术,有时很难找到时间陪我妻子,连周末也不行。有时我有空闲,即使是在周末,我还要准备下周的日程……我妻子完全理解,所以在我作为公务员的40年里,她允许我把时间都放在履行我的‘公务’上。”

我忍不住发笑:“要是在美国的话,人家可能不和你过了!你以为当初她就知道嫁了一个疯子吗?”他听后顿了顿:“我相信她和我很幸福。”

潘夫人也笑了。

“你有没有告诉她,你要去巴基斯坦?”

潘基文不安地咳了几下。淳泽没说话,依然不动声色。

“呃……没有……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我才从办公室回来嘛。”

“这么说,你是先告诉办公室里的人,再就是安理会主席,然后是我,最后才告诉你妻子。她要用扫帚把你脑袋,边打边说,你不能留在家里一次吗?”

潘基文听后连连发笑。“我不知道……她能支持我。”

“她能支持你吗?”“她始终支持我。凡是家里的事我都请她照管。”

“大概她还帮你理财。不然,你能三个月付不上账单,对不对?”

淳泽突然一笑。

他点头称是:“她在外圈子里也很活跃。外交官妻子协会组织的活动她总要参加。她按时与安理会的配偶们见面。一旦我与妻子一同外出,也总有她的安排,访问托儿所、学校或医院,她很在意那些无助的人们。”

“说真的,扮演联合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她喜欢吗?”

淳泽轻轻颌首,几乎让人无法察觉。她丈夫说:“哦,是的。她真是自愿的,说到公共活动,她也很忙。”我说:“如此说来,很久之前她就说过,这是我的生活,这是命中安排,要是她抱怨或者反对,说自己不该当初,那么你就能心安理得了……(传来电话铃声)你最好接电话……说不定是巴基斯坦总统打来的!”

潘基文接过电话:“谁呀?你好?迪卡罗大使,你好吗?是的,是的,我

要告诉你,我要访问巴基斯坦,当然是人道主义使命。我不能坐在这里,我们要赶到那里才对。作为秘书长,我要表达对那些灾害的关注……所以我要访问巴基斯坦,表明我要与那里的人民站在一起,讨论联合国和国际救援组织能做什么。我向你通报这些信息。我希望你能把信息通报苏珊·赖斯大使和克林顿国务卿。我要乘航班过去,与总理见面,然后我周一上午赶回来……是的,有安全人员。但我不想让外人知道……我们的人在下面安排了很多保安人员。好的,好的。我明白,我明白,很感谢你,迪卡罗大使。再见。”

潘基文转向我们:“好了,再没人打扰了!”

他刚才与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斯玛丽·A.迪卡罗通话。潘基文解释:“美国大使苏珊·赖斯在外面度假,我已经通知了俄罗斯大使,现在他是安理会主席。所以他应该知道,美国大使应该知道(我将访问巴基斯坦)。但知道的人不超出10个。”

“助手为你弄到打折机票了?”

潘基文边笑边点头,仿佛在说:是的,对。他笑起来,但电话又响了。他好像在暗自叹息,又转过身去拿起电话,含糊地说了几个字,之后又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,答应我们不会再有人打扰。他转向他的妻子:“她是位了不起的、贤顺的女性,她这个人话不多,不过一旦说起来……”

“你知道,美国有个说法,叫做‘枕头’的力量。你听说过吗?”

“枕头’的力量?听说过。”

“她有枕头’的力量吗?”

“呃……(大笑)我尊重她,与她相伴40年了。”

宏叔调查火凤凰公司时接到恐吓电话 6

悬疑推理



求无欲 著
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,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,王者归来的“刑侦新人王”相溪望被公安厅秘密招募,重新成立“诡案组”。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?在诡案组的背后,等待相溪望揭开还有怎样的真相?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“悬疑新天王”,《诡案组》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,将于年底隆重推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溪望从宏叔那里得知,父亲病重时曾经当了“白老鼠”,试用了泥丸。

宏叔继续向溪望讲述他父亲当时的情况。

都怪我太糊涂,其实事前我也察觉到一些端倪,可惜当时太大意没放在心上。譬如,老二在去世前一天,突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:“老三啊,我要是不在,我家的事你就别去管了。见华虽然还小,但溪望好歹也已经十八岁了,该给他一些磨炼,让他担起这个家。”后来仔细想想,他似乎是在跟我交代后事。他肯定知道有人要对付他,但又怕会连累我,所以没跟我说清楚。

那晚我入住研讨会安排的酒店时,刚睡了会儿,就接到徐医生打来的电话,说老二突然出现休克症状,正在抢救当中,叫我赶紧回去。我连夜从外地赶回来,但最终也没能见到老二最后一面。院方不知道受到谁的指使,竟然没经我同意,就将老二的遗体送去火化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,老二明明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,怎么会突然说走就走呢?而且院方还迫不及待地将其遗体火化,似乎想隐瞒某些事情。

我在火葬场安排老二的后事时,接到下属打来的电话,说所里一个研究室失火,烧死了好几名研究员。我当时一心只想着怎样安慰你跟见华,所以就没去理会。待我回到所里才知道,失火的原来是老二负责的研究室,研发泥丸的相关人员,竟然一个不剩地被烧死。我觉得此事非常可疑,就想查查跟泥丸有关的文件,竟然什么都没找着。

我将所有事情联系起来,不禁怀疑老二的死会不会跟泥丸有关。或许在试验泥丸的过程中出了某些问题,卢所长为了隐瞒真相而杀人

灭口。我为此事跟卢所长大闹一场,但对方却声称对泥丸一事全不知情。而且是老二主动要求试验新药,就算真的出了问题,也不是研究所的责任。

至于支开我和所有亲信一事,卢所长声称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受到匿名恐吓。在老二出事前一天,他接到一个神秘男人打来的电话,要求他支开老二身边的人,不然就对他不客气。他以为只是些无聊人的恶作剧,骂了句“神经病”就挂线。可是,对方似乎并非光说不做,他开车时发现刹车失灵,差点就出车祸。维修员跟他说,汽车被人动了手脚,不但刹车有问题,油箱也有明显的被破坏痕迹。要不是他运气好,说不定会车毁人亡。他只好听从对方的吩咐,将我和所有老二能信任的人都支开。老二死后,对方又要求他尽快将遗体火化,他亦只好照办。

如果问题不是出在卢所长身上,那么最可疑的就是老二的主治医生徐涛。这姓徐的之前跟我挺聊得来,可当我为老二的死给他打电话时,他却变得支支吾吾,什么都说不清楚。我被他惹火了,就一口咬定他是庸医,活活把老二治死。还威胁他说,会动用一切关系将他的名声搞臭。他被我吓怕了,就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卢所长安排的,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说卢所长已通过关系,让医院将他调派到外地,马上就要走。

此外,我还发现卢所长的汽车的确是送了去维修,但原因并非如他所说,只不过是空调出了点问题,根本不会对安全造成影响。因此,我不禁怀疑他是害死老二的主谋。我

到卢所长的办公室跟他对质,要求还老二一个公道,否则就跟他没完。面对我的一再质问,他终于承认自己撒谎,并承诺会给我一个交代,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时间。

当时我正怒火中烧,非要他立刻告诉我真相,不然就算把命拼了,也不会让老二死得不明不白。他被我逼急了,就说着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,求我给他一点时间,哪怕只有十分钟也好。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吗,但他一再坚持,我也只好到办公室门外抽根烟,十分钟后再进去要他将真相说出来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我听见办公室里说话的声音,他似乎在跟谁通电话,没多久就听见外面有人大叫,说所长跳楼了。我慌忙冲进办公室,发现里面空无一人,再冲到敞开的窗户外,便看见他倒卧在血泊之中。

这件事的疑点实在太多,但卢所长一死,所有线索都中断了,我想查明真相也无从入手。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,我通过翻查研究所的资金账目,最终我还是在这上面找到一点眉目。

“研发泥丸这么神奇的药物,应该需要动用大量资金。只要调查向研究所提供大笔资金的单位,应该能找到相关线索。”溪望立刻明白对方的意思。

“没错。研究所是天雄药业的下属单位,所有资金均由母公司提供。可是,我在翻查资金账目时却发现除母公司外,还有一家在香港注册,名叫‘火凤凰’的风险投资公司定期向研究所提供巨额资金,而且这些钱全都由老二负责管理。”

“也就是说,委托父亲研发泥丸

的很可能就是这家公司。”“嗯,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。自老二死后,这家公司就没有再向研究所提供资金,也没跟研究所联系。当我曾试图跟他们联系时,却发现对方已经关门大吉。”

“花费大量资金研发新药,刚有点成果就放弃似乎说不过去。”溪望皱眉沉思。

“我本来也想不通,虽然泥丸是秘密研发,但说到底也是个投资项目。对方就算因为资金不足而中止研发,也可以将项目转售他人。可是对方在老二死后就没跟研究所联系,之前的巨额资金算是白送了。我对此一直都想不通,直到……”宏叔干了一杯,“虽然投资方莫名其妙地消失了,但这件事还没有结束,当我想继续调查火凤凰的背景时,竟然接到恐吓电话。对方的声音经过特殊处理,听不出是男的,能肯定的是对方非常清楚我在研究所里的一举一动,还扬言我要是继续追查这件事,就会对你和见华下手。”

溪望惊讶道:“你怀疑研究所里有对方的人?”宏叔点了下头:“至少在研究所里说话不安全,所以我才隐晦地约你来这里。这里的经理跟我很熟络,在这里说话绝对安全。”

“火凤凰……”溪望狡黠一笑,“宏叔,我已经长大,这事就由我来处理吧!”宏叔露出担忧的神色,搭着溪望肩膀关切地说:“如果可以的话,我希望你能放下这件事,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死去的老二交代。”

“放心吧宏叔,我绝不会让自己出事。来,我们干了这一杯!”溪望拿起酒杯跟对方碰杯。